

陰謀

克非等著

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5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三篇以肅反鬥爭為題材的小說，都是表現農村中複雜、尖銳的階級鬥爭的。

“陰謀”寫一個反動商人出身的富農分子，他勾結了一個從別處逃來的慣匪，打入當地的農業生產合作社，進行各種破壞活動，最後終於被合作社幹部和社員揭露出來。

“砲障地旁邊的瓜地”寫兩個“反共地下軍”的特務分子，為了拍攝我軍陣地和射擊演習的照片，偽裝農民，在陣地旁以開墾荒地作為掩護，進行活動，但在我軍的高度警惕下，終於看穿了特務分子的陰謀，逮捕了這兩個反革命分子。

“于改秀”一篇是寫一個原來在國民黨反動軍隊裏當軍官的特務分子，太原解放前夕，他接受了匪首指示，隱瞞了自己的罪惡歷史，回到自己的家鄉，企圖長期潛伏在農村裏從事各種反革命活動。他的妻子于改秀是一個新型的農村婦女，她識破了丈夫的陰謀詭計，及時地揭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，終於使這個兇惡的敵人伏罪了。

陰 謀

克 非 等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蘇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字第壹號

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873

開本 787×1092 托 1/32 印張 1 15/16 字數 35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 30,101—150,120 定價(6)0.10元

目 次

陰謀	克非(1)
砲陣地旁邊的瓜地	大羣(32)
于改秀	馬琰(41)

陰 謀

克 非

一 火燒草料房

將近半夜了。外面漆黑，只有貓頭鷹不耐煩的吼叫着。

星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委會仍在繼續着，而且辯論得很激烈。

事情的起源是這樣的：

這天下午，從來不大到飼養房的社長劉杏成急急忙忙跑到飼養房來了。飼養員張進忠老頭驚愕的接待了他。並隨同他一道檢查牛欄、飼料、飲水桶、食料槽等等。劉杏成看到這些東西感到不滿意。“這死老瘟牲！只曉得白拿勞動日、講廢話，把個飼養房搞成什麼樣了！”他心裏非常煩悶，直想咒罵這硬死老頭一頓。偏偏不知趣的老頭，又在背後嚕嚕嚕嚕起來：“我早就說啦！該買個鐵篋子給牛兒刮刮。可是，說一百回，一千回，背濫了十本千字文，社裏還是不給買。來找你，你又不空，要不就東推西推。這回該批准了吧！牛蝨子多得很呀！靠我雙手搔不濟事呀！唉，畜牲東西，不會講話嘛……”

“批准！批准！儘嚕嚕什麼！”劉杏成心裏感到無名的厭煩，“留點話二輩子再說好麼！”

張進忠老頭從來不會觀察人的臉色行事，只想趁這機會把一大攤要解決的問題全都提出來：“還有牛鼻索也斷了，廿多頭牛光靠我一人搓……還有……”

“够了！够了！”劉杏成不耐煩的揮揮手說：“找保管去吧！唉！牛欄這樣髒，快打掃打掃，還有，限你在明天一早拿石灰來全部刷過！”

張老頭當時提出了一些困難，劉杏成馬上不高興的說：“不行！一定得辦到。明天全區的互助組長要來參觀，不好好搞一下，安心丟我的面子。你曉得我們是第一面旗子呀！”

“旗子倒是旗子！”張進忠憤然了，“可是它有半幅不像樣，就拿我管的飼養房來說……”

“莫亂扯！莫亂扯！”劉杏成一揮手打斷了張老頭的話。他覺得張老頭今天着實忤逆了他。

晚上在社委會上劉杏成提出要求撤掉張進忠老頭飼養員職務。他的理由是：張進忠人老不負責，嚕噠，光說廢話，近來更動不動亂提意見。餵了一年牛，別人來參觀社，一點經驗介紹不出來。

但是，分支書記王明不同意。還有其他一些委員也不同意。他們認為：張進忠只是脾氣直了一點，而他的飼養技術却是很好的，工作也很努力，首先他不該被撤職，其次是找不到替換的人。

爲了這樣的問題，雙方便爭執了起來，而爭論的焦點，又轉移到有人沒人上面。

社長劉杏成嗓子都有點嘶啞了，他顯然已經說了很多

話，帽子掀在腦後，胸前衣服敞開，他和人爭辯時總是這樣。“沒把我們這面全區的旗幟說糟了，”他向來就這樣稱自己的合作社：“連個飼養員都找不到。笑人，笑人，孫行五不就是一個麼！”他把兩手向前一攤，頭扭向一邊，不屑於爭辯似的：“怎麼說，沒有適當的人！？嗨！”

黨分支書記王明，是個圓臉上還帶着稚氣、但舉止十分沉着的年輕人。他等社長說完後，慢慢站起來，聲音放得低低的，緩和的。他這樣不僅是因為他平素的習慣，顯然他是有意把這場緊張空氣緩和一下，以便更有效的說服對方。他早就熟悉了劉杏成的脾氣，如果誰和他爭辯什麼，態度激昂，他就會比你更激昂，更要堅持己見。王明說：“當然，孫行五是有些地方比進忠大伯強，比如他年青、力壯、心頭也空，”他掃了一眼劉杏成，劉杏成把頭點了點。他繼續平靜的說：“可是，他沒有養牛手藝，也沒有進忠大伯耐得煩。而且他解放後才不知從什麼地方搬到這裏來，人雖說表面還不差，但對他底子摸不清楚，不曉得可靠不可靠……”

“你有什麼理由說孫行五不可靠呢？”

劉杏成猛的站起來，氣勢洶洶的打斷王明的話頭，“我早就批判過你對孫行五的那種看法。從建社兩年來，他哪點落在人後頭？下大雨的時候，他半夜起來堵山水，社裏灰棚叫風吹倒了，他拿自己底樓條搭好，推廣先進經驗他帶頭響應，對人又頂和氣……比起那些落後自私的人來，他就是個真正的好社員。哼，哼，”他冷笑了兩聲，反問說，“你說他可靠不可靠呢？”

劉杏成其所以要發這樣大的氣，一方面是這個自己當衆表揚過幾次的人竟被人看成是不可靠的分子，說明自己眼光看偏了，面子上過不去，而且，更重要的是：他覺得近年來，王明這個年輕人，總和他持着相反的意見。而且，更多的時候，他們爭得面紅耳赤，社員總是贊同了王明的意見。他感到王明是在有意和他過不去。有時心裏罵道：“你洋什麼？不是我給你當介紹人，你還沒有入團、入黨哩！別三張對方紙畫張臉——把你個分支書臉面看大了，忘了我還是個社長哩！”

王明兩道眉毛緊皺了皺，但隨即舒展開來。臉上的稚氣消失了，呈現一種和他年齡不相配稱的嚴肅，平靜的站起來正要發言。忽然，外面人聲嘈雜，鑼聲“噹，噹”的響了起來。有人喊：“救火啊！救火啊！草料房起火了！”

大家突然驚住了。社長劉杏成破着嗓子叫着：“入娘的！見鬼。走，救火去！”

王明顯然也失去了平素的平靜，不過他盡量鎮靜下來說：“不許慌亂，各隊負責帶社員救火，把水桶全拿出來，小孩，婦女不要湧去，注意安全。走！”

王明的話一落腳，社委們全都衝出去了。大家知道：在這一冬，草料房就是牛的生命，也即是整個社的生命。

火很快就被撲熄了沒釀成大災，只燎去了一角。救火的社員全都安全無恙，只有孫行五的左脚被火灼傷了，躺在一塊晒蓆上哼哼唧唧。王明安慰了他一陣，便去一旁找着幾個先來的社員，查詢失火原因。大家都說：“怪事，怪事！這裏又

不挨住戶，離灰房又遠，莫非是天火落下來燒了！”

劉杏成想：明天全區互助組長們來參觀，不怪我們麻痺嗎？我這面大旗自然要沾點灰塵了。他越想越氣，陡然從心底升起一陣怒火，跳上一堆堆肥上大聲說：“什麼怪事啊！明明是張進忠麻痺自滿，太不小心。我宣佈暫時停止他飼養員職務。還有孫行五，爲了我們社裏財產，不顧自己生命救火，值得表揚——”劉杏成本想把提升孫行五做飼養員的事宣佈出來，但他拿眼掃過人羣時，發現了一張稚氣但非常嚴肅的臉，他忽然想到剛才社委會上不愉快的爭辯。馬上改口說：“大家辛苦了，回去吧！”

在社的辦公室裏，一盞漂亮的煤油燈正燃得熊熊的，把屋裏照得透亮。劉杏成在屋裏踱來踱去，社委會上的不快，失火事件給他帶來的煩亂，現在完全沒有了。他的心情又爲另一件事煩擾着。他正在準備着明天全區互助組長來參觀的會上，怎樣做那個介紹情況的報告。兩年來的成績：增產、豐收、擴社，上級的表揚……亂七八糟的翻騰在他腦裏，怎麼也整理不出個頭緒來。“還有，在大家拍掌後開頭第一句該怎麼說呢？是啊，第一句話太重要——要漂亮，不能太土氣；還要突出、能抓着中心。該死！腦壳怎麼也不管用，怎也想不出來。”他反覆唸着：“親愛的互助組長們……”

“吱——”半掩着的門被推開了，分支書王明走進來。顯然，這對劉杏成的思路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。開始他驚愕的把身體往後一退，隨即把手朝一張椅子上一揚，王明就在那

裏坐了下來。

“親愛的互助組長們……”劉杏成繼續踱着方步，又陷入沉思去了。

王明頓然明白他在作什麼。那道清秀的眉毛又皺在一起了，很久沒再散開來。他早感到劉杏成不如過去那麼謙虛、和善、對黨忠實了。他整理着這一年多來對劉杏成的印象：他變得幾乎脫了形。成天背誦着合作社已取得的成績、上級對他的表揚。他喜歡到處去作報告，喜歡在社裏用個人名義決定重大事情，喜歡用粗暴的聲氣呵斥犯了點小毛病的社員。經常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，有時竟連黨費也忘了交。當他做完了一件什麼事的時候，他總愛說：“唉，我看黨分支會議還是少開點吧，不見得什麼事情都要由內到外。”“他不正是走着被敵人襲擊的道路嗎？”王明在心裏思考着。“我能睜眼看他跳崖嗎？”一時階級友愛、對同志的責任感，兩人特有的友誼，填在他內心：“不能，不能！我得幫助他。可是怎樣幫助他呢？”他猶豫着，“他黨齡比我長，能力比我強，他打過土匪，負過傷，立過功，又是省勞模。我呢……”

屋裏靜得很，只有劉杏成的腳步聲響着。

劉杏成踱到那盞煤油燈前。這盞農村少見的，異常光亮的煤油燈，是他特別託人從成都買回來的。他非常滿意它，時常摸着那鑲鐵柄子，向人說：“沒看這只是一盞燈，給我們社裏增光可不小哩！說起來全區的第一面旗幟，開個會還點一盞閃閃悠悠的鬼火，像什麼樣！”現在他站在這盞燈前，心裏格外爽達，思路也更流暢了。他抬起頭正準備把剛才所想

到的唸一遍。忽然牆上建社時區委會送的“社會主義之花”大錦旗映在他眼裏。他心裏一動，像獲得了什麼似的，大聲唸着：“親愛的互助組長們，我們是全區第一朵社會主義之花——不對，”他修改着，“我們是全區第一面旗幟，兩年來獲得了很大成績……”

“杏成哥子！”突然王明以少有的激動的聲音，打斷了劉杏成的講詞，“我想和你談談！”

劉杏成怔怔的問：“有什麼緊得不得了的事啊？”顯然王明的擾亂引起了他的不快。

“我覺得你變了，變得不似從前謙虛、踏實了，你正犯着一種我們共產黨員最忌諱的驕傲自滿、主觀辦事的毛病。”王明極其熱情的走到劉杏成的身邊，“哥子，你說是麼？就拿今晚上的事情來說，情況還沒弄清楚，不通過社員大會，就撤掉了進忠大伯飼養員職務，這是黨所不能容許的！”

“可是，已經撤掉了又怎麼辦呢！”劉杏成挑釁的說。他覺得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擊。一個頑強的念頭迅速閃過他的腦際：哼！你也教訓起我來，你還差得遠哩！你忘了你入團、入黨是誰介紹的！

王明以爲他的好友真的有意改悔了。頓時一陣驚喜攔住了他。他雙手搭在劉杏成肩上，一對清澄、聰穎、放射着熱情關切的眼光，注視着他的好友平板的面孔，企圖證實自己耳朵並沒有聽錯，鼓勵對方更進一步認識錯誤。他堅定的說：“好辦，我們收回那個決定，向大家承認錯誤！”

“哼！收回決定！承認錯誤！還嫌早了點哩！”劉杏成猛然

把頭車向一邊。

王明驚愕的把手收回來。幾年來黨給他的教養，使他能很快回復到原來的鎮靜。他內心痛苦地責怪自己太急躁。但是，眼下場面有些僵，該怎樣來緩和一下呢？

“哎——”突然門被推開了，張進忠老頭探着半個身子進來，“唉，支書，我把你好找呀！原來在這裏……”他突然發現了劉杏成，把下面的話嚥下去了。怔了怔，退出去在門外叫，“支書，請你出來，我有句話和你商量一下！”

張老頭這種尷尬的行動，使得劉杏成不安。王明看了他一眼，怕鬧起誤會，便高聲叫道：“進忠大伯，有什麼事嗎？進來說吧！”他走出去把張老頭扶了進來。

張老頭惴惴不安的說：“我，我沒有什麼要緊事！”

張進忠老頭今年五十五歲了，但身板子頂硬扎，走路、做活一點也不像上了年紀的人。他家祖傳三代的牛太醫，到了張進忠這輩，因為父親死得早，只學了個“半鑽水”，不過，要醫點牛的小病，他仍算個好手。他作起事來總是那麼細緻、乾脆，尤其是餵牛，更有一手。不管你好瘦的牛，只要三個月，包管餵成個膘葫蘆。從去年牛折價歸社起，他就作着社裏的飼養員，社員對他也很滿意。不過，他這人說話總是和他做事有點不一樣，愛嚙嚙，又不避嫌，不管說得說不得，總是直慫慫一盤子一碗端出來，而且一說就沒個完。因此，一些社員對他有些意見。

這晚，他被劉杏成宣佈撤職後，睡在牛欄裏感到萬分委屈。他慢慢想着失火前後的情形：三更過後，他給牛拌好了

料，只聽到外面大風吹得嘩嘩的，他忙把新棉襖抄緊，心想：“今晚該給牛多鋪點乾草，看把這些崽子凍着了。”當他走出牛欄到草料房抱乾草時，突然聽到畢畢剝剝的聲音，他忙跑前兩步，喲！火燃起來了。他驚得還沒叫出聲來時，突然牆邊一個黑影一閃，跑往竹林裏去了。他趕忙追過去，驚叫：“誰！你是誰？”竹林裏有人叫了起來：“救火啊！救火啊！草料房燃起來了！”原來是孫行五叫着跑了出來。孫行五跑着、叫着，拖着一根枯竹枝撲了過去。隨後人們便來了。……他反覆想着孫行五的行徑，不由得疑上心頭。猛的坐起來自語：“找支書解釋解釋去！”牛被他一驚都爬了起來嗷嗷叫着，他又抱了些草給牠們添上，牠們便嚟嚟吃了起來。他帶着憐惜的聲調說：“崽子，你們莫怕，我在一天就要養你們一天。”

他到王明家裏沒找着他，現在找到這裏來了。

因為劉杏成在屋裏，他打定主意不說明來意。

王明從他的臉上已猜透了他的心思。根據平素和這老頭談話的經驗，劈頭就說：“你又來嚕嚕了麼？你這人就是又嚕嚕又怕說。”

張進忠一足跳起來。大聲嚷：“我嚕嚕！我怕事！”突然又坐了下去，感到萬分委屈——不料王明也這樣對待他。他決定不再說話了。可是，他的多話、梗直的脾氣不允許他沉默。沒等王明再說話，他就先嚷了起來。他用極為委屈、激昂的聲調，嘮叨地敘述着失火前後他所看到的情形。王明兩眼閃着光亮，不時“嗯，嗯”的點頭，表示完全領會了他的意思。最後，張老頭大聲說：“我看這裏頭有鬼，這個鬼就是孫行五。

你莫看那猴兒子表面頂積極，背後却要滑頭……”

“喂，張進忠，你說話要負責啊！”劉杏成早就不能忍耐了，攔腰斬斷了他的話。他覺得這老瘟牲，竟如此放肆“污蔑”他所讚許的人，這不是明明在指責他自己不對麼！而且，他很快斷定張老頭是因被撤了職務，在嫉妒孫行五。

“我怎麼不敢負責！”張進忠激動的站了起來，指着房頂發誓：“上有天，下有地，現在挨年逼節了，我的頭髮已花白了，說句傷心話，我若誣害了他孫猴兒，我吃不成今年三十晚上年飯！”

然而，張進忠的發誓却更加激起了他的惱怒。他冷笑一聲後，諷刺說：“你倒不想誣害他，只是自己失了火，被撤掉了職務。別人不顧生命去救火，受了表揚。你自己心裏不安逸，想來當‘戮鍋漏’！”

這話大大刺傷了張老頭的心。他跳起來頓了兩腳，委屈得兩行眼淚直往下滾。“劉社長！由你說了算事，反正我已這麼大的年紀了！”說着就往門外衝，王明拉也沒拉住。劉杏成的這種舉動，可把王明氣壞了，激動的走到劉杏成面前，說道：“你怎麼能這樣對待他，你忘記了你是社長，是一個共產黨員！”

“你管不着我！”劉杏成在一驚之後，感到王明竟然當面指責他，連今晚王明給他的不快，都一起匯集成一股怒氣從這句話裏衝了出來。

“當然，我個人管不着你，可是黨管得着你！”王明在說完後，便很快衝出去了。他耽心張老頭會發生什麼意外。

二 山頂上一座房子裏

又一個午夜。

風呼呼吹着，把整個山林掀得發出巨大駭人的吼聲。電光不時掠過大地，在電光的一閃間，可以看見一個黑影，從一片矮松林跳出來，沒在深深的足筋草裏。“撲撲，撲撲”一對山雞被驚起飛向天空去了，黑影便很久很久再沒見動靜。又一個閃電裏，那黑影已飛快爬上了一個山坡，鑽進一個獨院子外的竹林裏了。隨即“汪汪”的傳出來幾聲清脆的狗叫。

這個獨院的主人宋祿堂，還沒有睡覺，而且一點睡意也沒有。他正在焦慮地等待什麼，不時啓開牛眼窗的一個紙角向外面窺望，又把耳朵貼在上面靜聽一會，再回轉身來，把本來火焰已經很小的油燈撥弄得更小了。後來他決意不再去窺望了，疲乏地在一張竹椅上倒下來，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：“唉，這龜兒子莫非撐了大水筏子了麼！”他畢竟不能在那裏安穩的躺着，起來抱着一根閃光的蘇白銅水烟袋，在屋裏踱來踱去。

宋祿堂今年四十多歲了，但驟看去比這個數目要小十年。他底白皙瘦削的臉上，配着一根兩頭低下、中間隆起長得出奇的鼻子。動作永遠是那麼遲緩，和人講起話來，老愛把一雙手按在胸前，細長而佝僂的身軀向前傾着，表示他是那麼誠實、謙虛。這一點用不着懷疑，因為他的確有時也給人一點好處，比如順水人情，小恩小惠，見着什麼人也要沒頭沒腦亂讚一通等等。他經常在和人談話結束時，這樣表白

自己：“放心！你稱二兩棉花在周圍團轉訪訪——我老宋癩長了幾十年，看在哪裏說過句哄騙人的話！”然而，這裏的人們在總結和他接觸的經驗後，卻送了他一個不大雅緻的外號——“白臉狐”。

白臉狐原先是個在茂縣一帶做山貨生意，同時帶販賣大烟的人，解放後在城裏改當座商，平素對政策極為頑抗，自從“五反”中當了完全違法戶後，便更加叫囂，說什麼“我們資本家只有獨路一條——垮台！”於是，他用盡各種辦法把本錢全抽了回來。趁兩戶個體農民沒辦法的時候，用高利貸把他們的廿二畝山地搞到手裏，這樣，連他自己老業共是卅五畝。白臉狐要在這山尖尖上買地的原因，不僅是因為他底老業在那裏，買來可以併在一起好照管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早就作出結論：山上坡高土淺用不成拖拉機，或許到不了社會主義。這樣，他仍可發展。另外，還按照他買地前的計劃，買了三條沙牛，除耕那些地外，還剩有一半牛力，就用來剝削山下那些無牛農民的勞力。如此，白臉狐每年用不着親自打碎一塊土巴，也用不着僱長年或短工，莊稼却比任何人種在前頭，收在前頭。而且每年還有一條小牛犢子高價出售。他就靠這些過着相當富裕的生活。但自從去年山下辦了個農業社後，山下無牛戶自動來換牛工的就少了，今年社擴大後就更少了。他跑到外鄉去僱人，那些地方也正轟轟烈烈在辦社。他尖銳地感到有一股洪水，迅速在向他湧來，看看要淹沒了他的一切。——當每天早晨星光農業社敲起洪亮的上工鐘聲時，他就更感到不安。很快他心裏浮起一個邪惡的

念頭：“我看你這第一面旗子就插穩了麼？老子非拔掉你不可！”慢慢這個念頭變成了一股毒火，在他心裏燃燒，差不多快把他燒瘋了。

當他再次揭開窗角時，狗就汪汪咬起來了。剛才外面那個黑影，一閃進了他的院壩，他心裏收緊了一下，趕忙把燈吹滅。輕聲急促地問：“哪個？哪個？”

“是我，孫行五。”那黑影已推開門進到屋裏了。

“你龜兒子，把我嚇得一跳！”白臉狐掩飾不住內心的驚虛，戰慄的把門掩上。

“唉，說外面黑，屋裏頭更黑！”孫行五喘着氣報怨道：“雞種，一對山雞把老子嚇慘了，喲，喲！”他碰在一條板凳上了。

白臉狐敏捷感到自己剛才有些失常，鼻子裏趕忙裝得滿不在乎的哼了一聲。這一方面表示他自己多麼鎮靜，一方面對孫行五的胆小表示鄙棄。然而，在他摸火柴點燈時，手還有些壓制不住的戰抖，以致劃了三根火柴才把燈點燃。直到他重新抱起那隻蘇白銅水烟袋，猛吸幾口後，才壓下了心裏劇烈的跳動。拿眼斜視着孫行五，裝得滿不在乎的問：“事情搞得怎樣了？不太棘手麼！”

“嗯，嗯，……”孫行五盡量想把自己感情平靜下來，可是他內心的恐怖，不能允許他隱瞞自己的遭遇。同時他早就計劃過，盡量把事情說得嚇人些，也許得的報酬就更高一些。於是，他把嘴湊在白臉狐耳邊，連驚虛帶誇張的訴起來：“你說棘手不棘手！差點把老子這猴頭說飛了。自從那晚放火後受了點傷，那些社員們表面天天來慰問我，可是看得出